

中卷

宛妃传

清宮



解语 著
莲子清如水
奈何宛如心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中卷

宛妃传

清宮



解语 著

莲子清如水
奈何宛如心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春日初升，小福子与小禄子二人将夜间收进屋里的花草一一搬出来，由于照顾得仔细，所以这些花草长得很好，有几盆未到时节的已经开出了花蕊。

正搬着，子矜突然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。人过处卷起一阵急风，她走得太急，没瞧见正搬着花儿走过来的小福子，一下子与他撞了个满怀，险些把花盆给撞地上摔碎了，幸好旁边空着手的小禄子扶了一把。

“子矜姑娘，你走得这么急是要干吗去啊？”小福子放下花盆问道，他很少见子矜有这么着急上火的时候。

另一边小禄子也凑过来打趣道：“莫不是后面有人在追子矜姑娘吧？！”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时间长了，也经常开开玩笑。

子矜收了步，道：“没时间跟你们俩贫嘴，我有急事要向小姐禀报。对了，你们知道小姐现在在哪里吗？”

“在房里呢，刚出来的时候还见主子在里面练字！”

得了回答，子矜立马跑了进去，绕过正殿来到碧琳馆，未进门就听到里面小姐和绵意的说话声。子矜压下心头的兴奋，推门而入，果见清如左手执笔在



案上写着什么，绵意则在一旁帮着磨墨。

“小姐，佟妃死了！”刚一进来，子矜就将这个天大的消息抖了出来，满以为小姐听了以后一定会大吃一惊，就像她刚刚听说时一样。

哪知清如的反应大大出乎她的意料之外，只是淡淡地说了句：“是吗？”而且说话期间头未抬、笔未停，甚至连眼睛都未眨一下，仿佛她早就知道了一样。

“小姐！佟妃死了，是咸福宫的佟妃死了啊，你难道一点儿都不惊讶吗？还是你已经知道了？”说着她又皱起眉嘟囔道，“不可能啊，咱们宫中应该没人比我先知道消息了呀，而且我一听到就立马跑回来了！”她一脸不解地使劲儿眨着眼睛，脸隔着桌子凑过来，都快碰到清如的头了。

清如在纸上写完最后一笔，提笔反转末端，用笔头点着子矜的额头，将她凑到近前的脸点离了几分，“这有什么好惊奇的，我还知道佟妃的死与先前孝献皇后的死有关是不是？”不管愿意不愿意，福临已经追封董鄂香澜为皇后了，依例她必须得如此称呼。

子矜听了她的话顿时直了眼，愣愣地瞧着清如，道：“小姐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？！这也能让你猜到！”

清如接过绵意递来的帕子，拭了拭手心渗出的汗，离开书案说：“皇贵妃死得这般离奇，肯定是有人蓄意害之，而最有能力也最有动机的非佟妃莫属，这一点早在几日前我就想到了。不过若说一点儿诧异都没有倒也不是，佟妃既然敢这么做，就必然会把留下的痕迹擦得干干净净，不让人查到她身上，这一次也不知怎的，居然被揭发了出来。佟妃这一次当真是损人不利己，她虽害成了孝献皇后，却把自己也搭了进去，这么多年的营算一朝付诸流水了，便宜的只会是别人！”

世事无常，谁又能想到短短几日间，后宫最尊贵的两个人就这么先后走了。所不同的是，一个死后极尽哀荣，另一个却走得凄凄惨惨，能不能葬入妃陵还是个未知数。

“那皇上现在怎么样了？”清如轻声问道，双手拿起最后写完的那张纸，轻轻吹着上面未干的墨迹。那双波光流转的眸子中看不出有什么情绪波动，只是专注地盯着透光的纸。纸上只有八个字，是用左手写成，经过近一年来的练习，

左手已经写得非常流畅了，完全不输于右手。

一笔一画，这些看似寻常的笔势中却暗藏着凌云之势，笔劲刚柔并济，直透纸背而出。

子矜不知小姐为何会突然问起皇上，这半年来，他们为怕惹其伤心，一直都尽量避开这个词，想了想她还是决定据实以答：“皇上在皇贵妃……”一时口快，用了以往的称呼，赶紧改口道：“唔，也就是孝献皇后大殓后，就一直把自己锁在乾清宫里不出来，也不许任何人进去打搅。我听送膳的人说，皇上都不怎么吃东西，膳食送进去是什么样的，拿出来还是什么样的，而且……”她偷瞧了清如一眼，看她面色如常，才道，“而且还闹着要去五台山出家为僧，不过太后说什么也不同意，这才拖了下来！”

“哦？”听至此清如挑了下一直未动的柳叶细眉。刹那间，一个朦胧的念头在心间升起，或许……这就是上天给她的一个难得的好机会，她该好生把握才是，否则机会转瞬即逝，下一次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。只是她现在被禁足中，该如何才能出去呢？

双眉逐渐锁起，放下宣纸，缓步来到摆放着棋盘的桌边。她被困在这里这么多日，除了几个下人，再不得见其他人，这琴棋书画自也少了人来品评对弈，闲来无事的时候只能自己和自己下着玩，一心饰二人倒也能自得其乐。

而今这棋盘上未完的棋局是几日前摆下的，黑白二子错落分明，谁也奈何不了谁，乃是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，若放在交战双方亦可说是个和局。

清如取了一枚白子在指间摩挲着，眼注棋盘，意图寻找其中一方的缺口，然结果却与前几日一样均不知棋子该落往何处是好。

这样站了足足有一炷香的工夫，子矜与绵意见其在冥想，都不敢出声打扰，只是在旁边静静地等着。

清如瞧了许久都瞧不出个所以然来，不禁有些苦恼，难道这局棋真只能以和棋告终？瞧得时间长了眼睛有些微酸，不由闭了一下，待缓解之后再睁眼，就是这一闭一睁的工夫却让她想到了另一方天地。

扬眉一笑，唇弯如钩，她终于知道这下一步棋该怎么走了。只见她伸出白玉一般的手从棋盘边缘往另一边抹去，黑白棋子被她尽数扫落在地，原先差不





多快摆满的棋盘转眼间变得空无一物，然后她将一直拿在手里把玩的白子放落下去，瞧，这不是又有路了吗？

所谓绝处，所谓无路，不过是世人被眼前的事物蒙蔽了视线，从而给自己下了一个无法走下去的定义。其实有时候只要换个视角，换种思考方式，绝处就会变成一条通途大道！

不过，这路的前方是生是死，还要走过才知道！

心下有了计较，先前朦胧的念头也开始清晰起来，由心间升上眉间，逐渐形成一个完整而危险的计划。衡量轻重后她还是决定试之，遂走回书案后，提笔铺纸，几经斟酌后在上面写下好些个字，然后折好封在信封中交给子矜！“这封信你贴身收着，送到景仁宫给恪贵嫔，我想贵嫔应当不会拒绝我才对！”最后一句话，她更多的是在说给自己听。

“送给恪贵嫔？”子矜有些不确定地问了一下，她记得小姐和恪贵嫔好像并无什么交情吧，若有什么事交托也应是告诉容嫔娘娘她们才对呀。

“不错，你记住一定要把信亲手交到恪贵嫔手里就是了，千万别让其他人见了！”清如正色地说，眉宇间隐约藏着一丝紧张。

看小姐那异常严肃的表情，子矜立刻领悟到这封信肯定非比寻常，很是重要。她将信揣到怀里放好后，道：“小姐放心，奴婢一定会送到！”说着她向清如欠了欠身就出去了，速度比来时更快了几分。

清如在后面看了不妥，正欲将她叫回来提醒几句时，却看到子矜在门口没多久就放慢了脚步，变得与平常走路一样，不疾不徐地走向有侍卫把守的宫门。

见此，清如才稍稍放低了高悬的心。看来在宫中多日，子矜也学会了一些遇事不露的本领，比先前更让人放心，只可惜了子佩，唉，想到这里清如忍不住又是一阵难过。

自遇见福临随后入宫开始，她就一直在不断的失去中度日，先是充满了美好幻想的爱情，然后是尊严乃至从小陪在身边的人，失到最后什么都没有了，只余下一个完全陌生的清如！

如果一切都不曾发生过该多好，他与她不遇不识，陌生如昔！然而红尘万

丈，没有如果，没有可是，有的只能是走下去，直至生命的尽头！

上天既给了她出众的美貌、非凡的聪明，还有傲人的家世，那就必然要从其他地方取回相应的东西，否则必会遭天妒！时也……命也……

想到这儿，本来还想再抄写几个字的清如顿时什么心思都没了，且在屋中待了这么久了，觉得有些气闷，她放下笔让绵意随她一道去忘忧林走走。现在虽已过了梅花满枝的时节，但走在林间小道上还是会让人心情放松。

随着两扇古钱纹棂花隔扇门的合拢，屋中重新恢复了宁静，不闻人声，不见人影，只余凌落一地的黑白棋子，还有书案上那堆纸，显示这里刚刚还有人在。越过笔架，能看到那张放在最上面的纸上写着八个字：实则避之，虚则攻之！

“如答应的侍女要见我？”莫挽刚带着点点散完步回来就得到这个消息，甚是有些吃惊。自清如被禁足后，她倒也曾叫人送过几次吃穿的东西给她，但除此之外就再无什么交往，不知这一次她在这时候叫人来找自己所为何事。

莫挽想了一下后，道：“带她到偏殿等我，本宫去换身衣服再来！”如今的她已是贵嫔之身了，尽管那只是福临当时为了平衡后宫而封的。

既居一宫之主位，按着宫中的礼仪与规矩，她自然是可以自称本宫了。这既为了显示身为一宫之主的尊荣，也是为了区别于其他低等宫妃。

莫挽到内堂将有些汗湿的衣服换了，又将点点交给子奴之后来到了偏殿。早已等候多时的子矜看其出现，连忙迎了上来，“奴婢子矜见过恪贵嫔，贵嫔娘娘吉祥！”

“免礼，你主子要你来见本宫有什么要事吗？”她越过子矜在雕花的梨花木椅坐下后道。

“回贵嫔娘娘，小姐让奴婢来是为了将这封信交给娘娘，请娘娘过目！”她拿出藏在怀里的书信，双手递与莫挽身前的宫人，由他再呈上。

饶是莫挽心思剔透，这一时之间也猜不清如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她从宫人手中接过信抽出信笺来，待将信看完后，唇角顿时弯出一道新月般好看的弧度，颊侧由珠玉璎珞串就的步摇从髻上的凤钗垂下，层层珠光晃得人眼花。

莫挽持信又仔细看了几遍，将里面的事记下后，才叫人拿了火盆进来，把信连信封一并投入火盆烧了。待吞吐不定的火苗将信完全吞灭后，她才抬眼对





子矜道：“你去回了你家主子，就说信我已经看到了，里面所说之事我亦明白，到时我一定会倾力相助，请她放心！”

得了莫挽的话，子矜高兴地退了出去。直至她走得不见人影，莫挽才端起一直未喝的茶抿了一口，淡淡的茶香在嘴里蔓延，微风拂帘，送来一室清风。莫挽抚着荡在耳边的步摇站了起来，望着外面晴朗碧澄的天空，她的眼中布满了几多愁绪、几多哀怨，这样的她，更似不食人间烟火的女子，恍若随时会随风而去！

三月二十三，孝献皇后死后十天，整个后宫乃至整个大清依旧笼罩在董鄂香澜死亡的阴影下，而这一切阴影的根源都在福临身上。他觉得这世上唯一真心待他时也值得他真心以待的人已经走了，他再留在这世上根本就没有意义，所以他选择放弃自己，自暴自弃！

现在没有哪个人能解开郁结在他心中的死结，活着的妃子不能，活着的太后也不能，因为他心中想的、在乎的，只有那个死去的人！

而这天也是莫挽收到清如信的第二天。这日一早她领着子奴，抱着点点从景仁宫漫步而出，一路走走停停似在赏花观景。这一走不知不觉就来到了重华宫门庭的不远处，举目一看，果见有两个侍卫横刀立马，直挺挺地站在宫门处。而且除宫门外，宫墙四周亦有侍卫围立，这主要是为了防止里面被禁足的人翻墙而出，不过他们相隔的距离都较远，最近的一个离门口也有七八丈的距离，若不转头根本看不到宫门处的情况。

莫挽将打量来的门禁守卫情况记在了心里，然后低下头看着左手那两个在太阳下闪着五彩光芒的水晶缠丝护甲。她可是很久都没戴过这累赘的东西了，现在一下子带了两个还真有些不习惯！

莫挽用带着护甲的手缓缓在点点光滑闪亮的皮毛上抚过，眼里闪过一丝爱怜，只是这份爱怜是落在一只猫身上，总让人觉得有些怪异。

她深吸了口气，侧目瞧了眼紧随其后的子奴，然后举步行去，而她去的方向正是有侍卫把守的重华宫。与此同时，宫门里闪过一个身影，不过背对而立的侍卫并未能瞧见，他们将注意力放在了缓步走来的莫挽身上。

两个侍卫原以为莫挽会就此止步，哪知她恍如未见此处有人守门，径直就

欲往里行去。无奈之下，身负皇命的二人只得横刀相交，挡住了莫挽的去路。待她止步后，二人才收回刀，俯身请安：“奴才们见过恪贵嫔，贵嫔吉祥！”

“嗯！”莫挽淡淡地应了声，双眼在两个侍卫头顶扫过。集诗画灵气于一身的她，此刻身上散发出几分无形的威势，压得那两个侍卫不敢抬起头来，“既然知道是本宫，为何还敢阻拦，怎么？这里不许进去吗？”

“贵嫔有所不知，此乃皇上下的圣谕，里面禁足的是如答应，非得皇命者，任何人不得入内！”侍卫回道。

“是吗？本宫怎么不知道？”莫挽一脸不解地道，似乎她真的是第一次听说。

“奴才不敢欺瞒贵嫔娘娘，若娘娘定要去，请先往皇上处请旨，到时奴才们绝不敢阻拦！”侍卫小心地说着，宫中不论哪个主子，他们这些当差做奴才的都得罪不起。

“那倒不必，本宫只是闲着无事随便走走，既然不能进就算了。”她淡淡地说着，仿佛真的不在意，并作势回身欲走，见她肯离开，两个侍卫都松了口气。

莫挽略一转身，借身子挡住侍卫视线之际，用带着护甲的两根手指用劲儿在点点背上一划，然她眼中亦同时闪过莫大的不舍，仿佛那是在伤害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本来眯着眼在打盹儿的点点，痛得立刻“喵呜”一声大叫，同时四肢用力，从莫挽的怀中窜了出去，撒腿就往花草丛中跑去。

莫挽没有抱住点点，眼见它跑了出去立刻急了起来，冲那两个还直直站在那里的侍卫喝道：“愣着干什么，还不快给本宫去把点点追回来，快！”

“娘娘，这……”侍卫一脸为难，他们都是有皇命在身的人，岂能擅离职守，可还未等他们呈言其词，就被莫挽打断了。她瞪了杏眼，以从未有过的严厉声喝道：“这什么这！这只猫可是皇上赐予本宫的，若你们不去给本宫找回来，本宫就到皇上面前说是你们将猫儿放走的，到时候，你们就算有十个脑袋也不够砍！”眼见点点越跑越远，莫挽确实是急了，恨不得自己追上去，可碍于计划，不得不迫那两个侍卫去追。

也许是那句“皇上所赐”镇住了侍卫，他们在一阵迟疑后，立刻提气腾身





往点点遁走的方向追去。也就在他们离开的一瞬间，一个匿藏在宫门里的人影飞快地走了出来，低着头站到莫挽身后，而原本在她后面的子奴则一闪身进了院门。这样一来，侍卫们追到点点回来后看到的依旧是一主一仆二人，与先前并无变化。刚刚那个人影穿的是与子奴一模一样的宫女装，且又将头垂得很低，所以一般人根本看不出来。

侍卫将点点送到莫挽手上时，她终于松了口气，可看到点点背上那两道她亲手划下的红印，几乎忍不住要掉下泪来，点点于她来说不似宠物，更似一个孩子！

她抱着受了惊吓的点点，向侍卫微一颌首后，用比来时快了几分的步伐离开了重华宫范围。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自不愿再耽搁。这两人一前一后并未回到景仁宫，反是来到了皇帝的居所：乾清宫！

她们在离宫还有十来丈的地方停住了脚步，莫挽回过身对后面一直低着头的人道：“本宫只能送你到这里，接下来如何就要看你自己的了！”

随着她的话，那人慢慢抬起了头，露出一张脂粉未施、清丽脱俗的脸来，她赫然就是被禁足在重华宫里的清如，原来她给莫挽送信打的是这个主意。借故意制造出来的混乱与子奴互换身份，由此逃出重华宫，只不知她这又是为了什么。岂非是自投罗网？！

清如朝莫挽深深一福，“多谢娘娘相助之恩，清如定会铭记于心，亦绝不会让娘娘这番辛苦白费！”

莫挽抬手扶起清如，“本宫既然肯答应帮你这个忙，就表示本宫对你有信心，你这样的人儿，不应该孤老终身，希望今日你能如愿以偿！”缥缈如轻烟的悲伤在这位美若诗画的女子眼中一闪而过，旋即又是那副平静的样子，轻道，“去吧！”

“嗯！”清如应了声，决绝地往乾清宫走去，这条路通向的是天堂还是地狱，谁都无法未卜先知。

莫挽目光一转，也回身离开。子奴还在重华宫里，若这一次清如失败，查起来势必会牵连到子奴。相较之下莫挽对自己倒是不怎么担心，生死无所谓，荣华无所求，那还有什么可是所谓、可所求的？

天上的白云随着她的脚步一起移动着，人过处，云无踪，留在原地的是一声由心而生的叹息。她想要、想求的，这一世怕是再无可能求得了……

常喜一如既往地守在乾清宫门外，等着将自己关在里面的福临召唤，其实他大可不必等，因为从福临把自己关在里面始就没再见过任何人，除了赐死佟妃那次！

常喜无意间抬头看到一个宫女朝这边走来，初不甚在意，可后来定睛一看，觉得甚是眼熟啊。待她走到近前，常喜终于认出来者是谁了，他惊讶得眼珠子都快凸出来了，他还从来没见过哪个被禁足的嫔妃敢私自出来。直到清如叫他，他才有所反应。他压低了声音紧张地道：“如答应，你……你……你怎么来了，你知不知道违抗圣命的罪过是很大的？！”

“我知道！”清如回答得很干脆，但这更让常喜摸不着头脑了，既然知道还要做，不过他还是好心地劝道：“如答应，趁着皇上没发现，快些走吧，奴才就当什么都没看到，快走！快走！”

常喜连连催促清如离开，哪知她双脚就像生了根一样，怎么也不肯动，“我来就是为了要见皇上，没见到皇上就离开，我岂不是白跑一趟！”

她这话吓得常喜跳了起来，双眼更是像看怪物一样打量着她，心中暗道，这位如答应莫不是被禁足禁得得了疯病吧。且不论她是怎么离开重华宫的，抗命一罪是无疑的，这要是让皇上看到，以他的脾气铁定会重罚，更有可能会被处死。常喜想到这里心有不忍，正欲再劝，却被看穿了他心思的清如打断道：“常公公，我知道你是为我好，更知道这一去有可能会送命，但我今天一定要见皇上，不论结果如何我都要见皇上一面，求你让我进去行吗？”清如原也未曾想到常喜会守在这里，她还想蒙混进去呢。

瞧她态度如此坚决，显然心中早有了打算。可就算如此，常喜还是不能让她进去，因为福临早说过不许任何人进去。

正当一个哀求，一个为难时，一个温和沉稳的声音插了进来：“让她进去吧！”

“太后？！”看到来人，常喜与清如齐齐惊呼出声。不错，来者正是孝庄太后。





“奴才常喜给太后请安，太后万福！”常喜回过神来赶紧捋袖请安。

“起来吧！”孝庄说着，目光却一直停留在清如身上。也许是太久未见太后，清如一时竟忘了请安，犹自站在原地。孝庄原就与清如比较投缘，对她一时的失礼并未怪罪。

一阵打量后，孝庄收回搭在苏墨尔臂上的手，抚上清如细嫩白皙的脸颊，冰凉的护甲与温润的手指一并在她脸上抚过，如羽毛一般轻柔，还有些微的痒，“你似乎比以前更漂亮了，看来这半年的禁足并没有白过，学会了很多。哀家原先还担心你会一蹶不振再无争胜之心，现在看来是多虑了，你没有让哀家失望！”

一句话，仅凭这一句话清如就知道太后已经看穿了她心中的一切，不过她并不害怕，太后待她一向都是很好的。

“太后，以前是如儿糊涂，不过以后不会了！”她如是说着。

孝庄很高兴看到清如而今的转变，这才是她要的样子，她点点头道：“哀家相信你！”能让孝庄太后说一声相信，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“让她进去！”她再一次对常喜说。

“可皇上那儿……”一个是皇上，一个是太后，不论哪一个他都不敢得罪。

孝庄淡淡地瞥了他一眼，“皇上怪罪下来有哀家担着，不会要你脑袋的！”太后既然发了这样的话，常喜再不敢阻拦，侧身让开了路，让清如进去。

朱红色的宫门在她手下缓缓被打开，发出“吱呀”的轻响，里面所有门帘都关得紧紧的，昏暗的光线让人瞧不清里面的一切。等眼睛适应些后，清如才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。

一直以来的静谧顿时被她鞋子踩在青砖地上的声音打破，也惊醒了一直将自己困锁在悲伤与回忆中的福临。“谁？”他发出一声如野兽般的咆哮，显示着他内心极度的烦躁与愤怒。

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，清如终于看到了足足有半年未见的福临，心再次被狠狠地扎了一下。不是因为想起他曾对自己的不好，而是因为她看到了福临那颓废的模样，何苦，真的是何苦！

与她一样，福临也瞧见了她，他眯起几夜未合的眼睛，“是你？！”他认

出了来人，眼在一瞬间阴沉到底。

“皇上……”还没等清如把话说下去，一个花瓶已经在她身前摔得粉碎。

“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滚！朕不想看到你，滚出去！”他暴戾的表情没有吓倒清如，早在她来之前就知道会这样了。

抚定了心，她抬步跨过碎片，直直地朝福临走去，眼中流露的是比福临更深的哀伤，一点点堆砌成山，“皇上，您这又是何苦！”其实她自己又何尝不是，何苦……

这句话踩到了福临的痛处，他撑起身，脸上的肌肉被扭曲得变了形，如一头狰狞的怪兽，“你有什么资格来教训朕，是谁放你进来的？是常喜对不对，好！好！好！”他连说了三个好字，表情越来越恐怖，杀气逐渐在他身上升腾。

“是谁放我进来的重要吗？您若是杀人才能痛快点儿的话，就杀了我吧，反正我在这世上也没什么好留恋的！”说罢，她真的闭上了眼，俨然一副等死的样子。

福临怒极反笑：“你以为朕不会杀你？”

清如没有睁眼，只是静静地道：“人活在世上总会有一死，能死在自己喜欢的人手里，是一种悲哀，同样也是一种幸福，再怎样都好过皇上您这样折磨自己！”

“哈！好！那朕就看看你是不是真的不怕死！”说着他抄起桌上的砚台朝清如劈头盖脸地扔去。让福临没有想到的是，清如真的没有躲开，甚至连惊吓的表情都没有。

“咚！”砚台狠狠地砸在了清如额头上。由于福临是含怒出手，力道之大可想而知，当下清如光洁的额头就被砸开了一个口子，血很快涌了出来，流到闭起的眼睛里，然后又往下流，直到那半张脸上都布满了血迹，直到血顺着下巴滴到了地上……

血色在彼此间蔓延成河，时间的长河亦恍若出现了一瞬间的停顿！

触目的血、惊心的红，终于再一次触动了福临以为自己再也不会痛的心，心底最坚硬的某个地方正被这无暇的血逐渐溶解。

清如忍住晕眩，慢慢睁开了双眼，清澈见底，什么都没有，又什么都有。





她低头看了眼地上的血，然后伸手在自己的脸上抚过，立时，手上亦沾满了温热的血，淡淡的血腥气钻入鼻中。

直到睁开的眼睛亦被流下的血覆上一层红色时，她才开了口道：“原来我的血也是红色的呢！”她发着莫名的感慨，却一句也不说疼，甚至连哼一声都没有，仿佛这流血的是旁人，她只是一个无关痛痒的旁观者。

“为什么不躲？”福临怔怔地望着伫立在血色中的清如，心中是难言的复杂。为什么不躲，她明明可以躲开的，难道她真的不怕死？女子向来将容貌视为生命，她现在这样定然会留下疤痕，何以她竟一点儿也不难过。

“若清如的流血能让皇上开心一些，即使流尽又有何妨。皇上是清如的皇上，也是清如的夫君，没有哪个做妻子的会希望看到皇上现在这个样子！”

她说的句句是实话，没有半点儿虚言。这一点福临从她的眼睛中清楚地看到，尘封的记忆突然跃出来，自动在心底一一回放。从酒楼相遇，到进宫冷落，再到禁足，桩桩件件恍如昨日，连福临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记得这么清楚。

“你真的喜欢朕吗？”迟疑的神色、怀疑的语气，却已刺痛不了清如的心。是啊，她早已习惯了这样多疑的福临，而今的自己又何尝不是在对他用计谋权术！

“清如喜欢乃至于是所爱的是自己的夫君，那个在酒楼上猜对清如名字的夫君。从那一天起，他就印在了清如的心中挥之不去。清如以为已经寻觅到了自己的缘分，可是上天和清如开了一个玩笑，他是皇上，是君临天下的皇上。但最最可笑的是，就在清如找到他的时候，他亦找到了自己所爱的人，但那个人不是清如，清如于他什么都不是！”分不清是泪还是血，只是不停地流着，止不住，也不想止。清如心里清楚，如果这一次还不能打动福临，那她以后再也不会有机会了，若真是这样，倒还不如就此死了干净。

“喜欢？爱？只凭这几个字你就有理由去害人吗？仅仅就因为朕爱她？”福临还是怒的，即使心里有悸动的感觉存在。

清如忽地笑了，唇角绽放出惊人的唯美笑容，然发自内心的哀楚却渗透在笑中，怎么也抹不去，“不论您信不信，我确实没有想过要害先皇后，那日观星楼上是有人从背后把我推出去撞到先皇后的！”

她走了上去，离福临好近好近，近到只要一触手就可以碰到，她甚少有机会离他这么近，“你瘦了！”她痴痴地望着那张憔悴的脸，话不由自己控制就说了出来。虽然瘦了，可五官还是那么英挺，他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天子，只要他愿意！

手不自觉地伸了出去，想去触摸他的脸，福临不知为何竟没有躲避，也没有呵斥她。手慢慢靠近，然在仅余一线的时候停住了，清如终于发现自己在做什么了，手蜷握，然后缩回。红色的血迹布满洁白的手，却因她的缩手而没有沾染到福临的脸上。

不知怎的，福临的心中竟涌起一丝不痛快，她为什么要缩手？

莲子清如水，这句暗合她名字的诗一下子从他脑海中蹦了出来。“你……你当时为什么不说？”这句话问得是这样疲软而无用，亦激起了清如一直不愿去回想的怨怼。

“你何曾给过我机会说！”一直维持着的冷静有些微被打破。她诚然依旧有怨有恨，恨福临不分青红皂白冤枉自己，恨董鄂香澜为何要插在他们中间，更恨自己为甚偏偏要喜欢上福临。

福临静望于她，忽然长长叹了口气，身子如被抽干了力气一般倒在椅子中，喃喃地道：“现在说什么都已经晚了，香澜死了，她再也不会回来了。朕宁可不要这个皇位，不要这个江山，可是换不得！换不得！”说到伤心处，他双手捂着脸，将一切的伤心掩盖在指颊间。

福临不知，他越是伤心，对近在咫尺的清如来讲就越是讽刺，他宁愿去思念一个死去的人也不愿看她。

清如突然用沾血的手拉下福临蒙在脸上的手，柔软而坚定，她流泪，却又笑，声音哽咽地道：“皇上，先皇后其实并没有走啊！她一直都陪在您身边的，这宫里每一寸地方都有她的足迹，每一处都留着她的气息，不是吗？”

福临一怔，似被她说动了，可转眼又更伤心，狠狠地甩开清如的手，大声道：“那又如何，香澜还是走了，朕再也见不到她了，你不懂！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不知道朕有多爱香澜，朕不可以没有她的，你明白吗？！”

最后一句他几乎是用最大的音量吼出来的，接着他又撑起身子摇摇晃晃地





走到一边，背对着清如，似乎是不愿再看到她。

清如无言地看着因被福临甩在桌上而磕出红印来的手，不知今天还要受多少伤才算完，又或者是要死在这里？

她扶着桌子凄然一笑，眼睛已经开始有点儿模糊了。她摇着沉重的头犹自说：“我怎么会不懂，清如对皇上与皇上对先皇后是一样的！！是皇上您不懂，先皇后不曾走，她将对皇上的牵挂留在了这里。我相信，她绝不会想看到今时今日的您！”气一下子接不上来，缓了下继续道，“皇上，先皇后虽死却宛如生啊！只要皇上您愿意，清如愿永远陪在您身边，一生一世，永远都不离开皇上！”说到最后她已没了力气，眼泪还在不停地流，因为她没了力气阻止，只能任由它流着。

“一生一世？”福临的身子微微震了一下，只是看不到他的表情。

“是！”清如晃了几下发浑的脑袋，努力将焦点集聚在那穿着织金龙袍的人身上，“清如知道自己永远不可能替代先皇后在皇上心中的位置，只是希望能陪伴在您身边，能看到您走出乾清宫！相信这也是先皇后希望看到的，她那么善良，绝不会希望您为了她而这么痛苦！”好晕，她真的快支撑不住了！她之所以句句不离先皇后，为的就是希望可以凭此打动他，让他不要将自己困在这方寸之地，天知道她每说一句心都会痛一下！

福临抬头，却非望穿描金雕花的殿梁，而是望向不知明的深处。

香澜，这真是你所希望看到的吗？

宛如生……宛如生……

香澜你听到了吗？有人正说着当初你曾说过的话，一生一世……可是你却未曾做到，不！你不可以毁约，一生一世，朕定要与你做到！

宛如生，对！宛如生！！

想到这儿，福临突然笑出了声，仿佛是一个绝处逢生的人，笑意冉冉，不再是悲悲切切，更不再是无望无生，这亦是董鄂香澜死后福临笑得最真心自在的一次！

“好！朕答应你，你……”他边说边回身，不想竟看到清如倒在地上已人事不省。

“你怎么样了？”他奔过去扶起她，此时此刻他已经完全相信了清如对自己的真心，亦明白当初确是自己误会了她。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女子，绝不会是贪慕虚荣之人，只是这一点他晚明白了好久。

清如昏厥乃是因为流血过多，再加上心力交瘁的缘故。福临一时找不到止血的东西，就从自己的衣袍上撕了一片下来，堵住那还在流血的伤口，心里更为自己适才的鲁莽暴躁后悔不已，这么深的伤口说不定要留下疤痕的。

清如自昏迷中醒过来时，见到的正是福临一脸关切为她处理伤口的模样，看到这里她就知道自己成功了，成功地趁空虚之际用情打动了这位皇帝。在这场用性命以及将来做赌注的赌局中她赢了，是喜是悦，当真说不出……

但她在心底却深深地叹了口气，这场戏中，计虽用了三分，情却有七分，情在计上！

她到底还是抛不却根植于心底的情愫，这样的她，在后宫争斗中终是有些不如无情之人，不过她只要能得到福临的宠爱，能够保住自己不倒就够了！

“皇上……”她刚要说话就被福临制止了，“不要说话，你失血过多，朕暂时帮你止住了，待会儿让太医医治，只是可惜……这疤怕是去不掉了！”说到这里，他眼中充满了愧疚。

清如浅笑道：“有皇上的龙袍为我包扎伤口，区区一道疤也值了！”

“女子以悦己者荣，你不在乎吗？”

“相貌生来是给夫君看的，只要皇上不嫌弃，清如又有什么好难过的呢？”她停了一下迎上他的目光，问道，“皇上，您肯走出乾清宫了吗？”

福临抿着嘴没有回答，清如心下立刻急了起来，生怕刚才那些话都白说了。正在想着，福临突然将她紧紧拥入怀中，并将头埋在她的颈窝间，闷闷的声音从中传出：“老天虽然带走了香澜，却也将你带到了朕的身边，他要你代香澜活下去，继续这个一生一世的诺言，为你，朕可以走出乾清宫！但是你必须答应朕一件事：一生一世，永远都不要离开朕！朕再也经不起生离死别！”福临似乎在哭，闷闷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哽咽。

“不会，只要皇上不离开清如，清如就永远不会离开皇上，一生一世，永恒不改！”她对着福临许下一辈子的诺言，垂在身侧的手亦慢慢环上福临的背，

